

程蔚东剧作选

7

子
夜

浙江文艺出版社

程蔚东剧作选

7

子
夜

浙江文艺出版社

作者简介

程蔚东，安徽绩溪人，1953年9月1日出生，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

1969年杭州五中毕业后下乡，1979年调入浙江电视台，先后供职记者、编辑、编剧岗位。1989年至1994年任浙江电视剧制作中心文学室主任，1995年至1998年任浙江教育电视台台长，1998年至2001年任浙江广播电视厅副厅长，2002年至2004年任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副总裁，2005年至今任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总编辑。兼任浙江省文联副主席、浙江省视协主席、浙江省作协副主席、浙江省记协副主席、浙江广播电视研究院院长。

具有一级编剧职称，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党的十四大、十五大代表，浙江省十届人大代表。

197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9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曾三次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多次获得全国电视剧『飞天奖』、『金鹰奖』和浙江省优秀文学奖。个人获全国电视剧『飞天奖』最佳编剧奖、全国电视艺术突出贡献奖、全国首届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及浙江省首届鲁迅艺术奖突出成就奖。

程蔚东剧作选

⑩ ⑨ ⑧ ⑦ ⑥ ⑤ ④ ③ ② ①

中国神火

中国商人

中国宝姐

春蚕·秋收·残冬 你为谁辩护

古塔风铃 金色夜叉

藏女人家 大爆炸 戴安澜将军 库房里的太阳 古桥遗风 浪漫黄昏

子夜

一江春水向东流

玉卿嫂

孤岛



作者肖像

主要人物表

吴荪甫 上海纺织业大亨
赵伯韬 上海金融界寡头
杜竹斋 上海金融资本家,吴荪甫姐夫
孙吉人 上海大船商
王和甫 上海大矿主
尚仲礼 上海金融资本家
朱吟秋 上海丝厂老板
陈君宜 上海绸厂老板
周仲伟 上海火柴厂老板
冯云卿 四川地主,公债市场投机商
李壮飞 国民党小官僚,公债市场投机商
何慎庵 上海小老板,公债市场投机商

林佩瑶 吴荪甫的夫人
林佩珊 吴荪甫的小姨
吴芙芳 吴荪甫的二姐,杜竹斋的妻子
吴惠芳 吴荪甫的妹妹
阿 萱 吴荪甫的弟弟
范博文 吴荪甫的表弟,诗人,大学生
张素素 吴荪甫的表妹,大学生
雷 鸣 林佩瑶的同学,后来从军
李玉亭 大学经济学教授

吴芝生 吴荪甫的表侄,大学生
杜新箴 杜竹斋的儿子,留学法国

陆匡时 上海债券交易所经纪人
韩孟翔 上海债券交易所经纪人
唐云山 政客,吴荪甫朋友
黄 奋 政客,吴荪甫朋友

徐曼丽 上海百乐门红舞女,交际花
刘玉英 陆匡时寡媳,赵伯韬情妇
冯眉卿 冯云卿女儿,赵伯韬情妇

屠维岳 吴荪甫同乡,裕华丝厂总管
莫干丞 裕华丝厂账务总管
钱葆生 裕华丝厂“工会”主席
桂长林 裕华丝厂“工会”成员
李麻子 裕华丝厂稽查
吴为成 吴荪甫远亲,后为裕华丝厂稽查
马景山 吴荪甫同乡,后为裕华丝厂稽查
薛宝珠 裕华丝厂女稽查
阿 珍 裕华丝厂女稽查
姚金凤 裕华丝厂女工
钱巧林 裕华丝厂女工,钱葆生妹妹

玛 金 共产党地下党员,罢工领导者
蔡 真 共产党地下党员,罢工领导者
周二姐 裕华丝厂女工
朱桂英 裕华丝厂女工
何秀妹 裕华丝厂女工
陈月娥 裕华丝厂女工

曾沧海 吴荪甫家乡双桥镇的大地主
曾家驹 曾沧海之子,后为裕华丝厂稽查
阿 金 曾沧海父子霸占的农民之妻
费晓生 吴荪甫老家总管
王 妈 吴公馆仆人
高 升 吴公馆仆人
老 关 吴公馆仆人,吴荪甫保镖

第一集

序

著名的上海外滩。

外白渡桥高耸的钢架挑着一层层暮霭。

染着夕阳余晖的黄浦江江面。

沿着江岸蜿蜒而去的洋楼。

外滩进入了夜晚,这些洋楼便如蹲在暝色中的怪兽,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

当然,1930年的上海标志性的霓虹电管,正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磷似的绿焰。

外滩。肯定是灯火,肯定是光流,肯定是大江,肯定是海关大楼的大钟。肯定是一些外滩具有标牌意义的景致和它们的轮廓,在灰蒙蒙的长空,流畅地印上了一条过目不忘的天际线。

海关大钟的时针指向12点。

现在是一成不变的钟声。

一束束灯光射向一面面旗帜。

各式各样的挂着各国国旗和各种洋文与中文混合的外国洋行、外国公司、外国租界以及各种不同大钟纷纷指向夜半12点。

是的,到了子夜时分。

夜色中的上海。

依稀可见上海《申报》触目惊心的大标题:

——上海水云缫丝厂关闭

——上海大王面粉厂关闭

——江苏划划亮火柴厂停业

——瑞典火柴价格低廉,中国火柴厂纷纷倒闭,江苏三家、上海九家、浙江三家、辽宁三家、广州十三家企业已停产

——京津线烽火又起,号啕声响彻中原大地

——南汇暴动,十八门楼被火烧毁

夜半钟声结束在天边隐隐约约的枪炮声中。

令人窒息般的寂静便缓缓而来。

茅盾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子夜》也缓缓翻开。

演职员表。

旁 白:子夜,即夜半子时,是正当晚上11点到午夜1点的深夜,它象征着中国社会在新时代到来之前最黑暗的1930年。是年,盘桓在这个封建腐朽的社会上的统治者们,正忙于争权夺利,军阀混战,外国资本主义勾结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大搞经济入侵,使得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纷纷倒闭破产,但是,不甘心失败的人们仍然在顽强地拼争。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贫苦农民和工人纷纷起来反抗,他们盼望,盼望着能够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子夜》,这部中国文坛上的巨著,正是描写从1930年5月17日到7月20日仅仅65天内发生在上海工商界、金融界和江南农村的短暂而又惊心动魄的故事。

1. 上海外滩

海关大钟。

大钟的指针。

叠日历:1930年5月17日

2. 吴公馆门院

两扇乌油的铁门缓缓地打开。

一阵凉爽的夏风徐徐地吹来,街树的叶子婆娑起舞。

锃亮的黑色雪铁龙轿车轻轻地驶进门去。有一片悬铃木的叶子早早地飘落下来,飘到了雪铁龙的后背盖上,很快,又飘了开去。

轿车穿过林荫道,穿过花园中的弧形马路驶到一座大洋房前面停下,石阶下已停着一辆黑色雪铁龙。

一个男仆仓促地走下石阶,拉开车门。从车上下来一男一女,男的五短

身材、微胖，满面和气。女的却高得多，也是方脸，两个人都是40开外的年纪。但女的由于装饰入时，皮肤白嫩光泽，看来至多不过30左右。这是主人公吴荪甫的二姐吴芙芳和姐夫、上海金融界巨子杜竹斋。

杜竹斋推了推眼镜，步子沉稳。

在这幢三层楼的大洋房前，他们的身影显得很渺小，吴芙芳跑上几级台阶，往敞开着的门里喊着：“三弟，三弟，我们该走了吧？”

一个谦恭的男人从门里疾步跑来，这是吴公馆仆人高升。

高升迎上前：“姑太太，三老爷说，老太爷的船恐怕刚动身呢，不着急，请你和杜姑爷到客厅稍候。”

吴芙芳：“这？”

杜竹斋又推了推眼镜，仍然步子沉稳，不过瞟在夫人脸上的目光有点埋怨。

吴芙芳歪一下嘴，这种女人的自嘲在阔太太身上比较常见。

客厅里飘出来一阵软绵绵的音乐。

3. 运河

浑浊的天空。

浑浊的河水。

小火轮慢慢地驶离河岸。

甲板上，吴荪甫的父亲吴老太爷双目紧闭，嘴角突然地抽搐一下，又一下。

吴荪甫的妹妹吴惠芳在一旁低声说着什么。

4. 岸旁

河水，像是一群饥渴的灾民，疯狂地涌向岸边。

小火轮激荡起河水冲向堤岸，溅起水浪。

岸上，饥渴的灾民也构成了这样的浪潮。

空中回荡着饥民们的呼喊：“土豪跑了！土豪跑了！”

5. 小火轮上

吴老太爷突然睁开眼睛：“荪甫，荪甫，我的儿啊！”

吴惠芳用手巾擦擦吴老太爷的嘴角。

吴老太爷：“已经跟荪甫接上头了？”

吴惠芳：“爸，放心吧，费管家已发电报过去了，三哥错不了。”

吴老太爷：“恐怕就荪甫那儿安耽点了。唉，作孽哦。我，我的儿啊，荪甫，荪甫。”

苍老的声音向远方飘去。

6. 吴公馆书房

长着一张方脸，浓眉毛，圆眼睛，一个大约40多岁的男人突然一个激灵，仿佛感到了什么。

他就是在上海工商界有许多丝厂、商号的老板，本剧的主人公吴荪甫。他身材魁梧，举止威严，看上去像是一个颐指气使惯了的大亨。不过他并不臃肿，眉宇间还有南方人的清秀和精明。这时他正在自己的书房里，站在宽大的写字桌旁打电话。从他的手势看上去，此公严密周到但又刚愎自用，综合成了一种男人身上罕见的魅力。不用说，他一定是上海滩上的大人物。

他神情严肃：“干丞，今天老太爷要到上海，我不去工厂了，工人中既然有怠工的迹象，你就要严密注意，要是有点差错，我先拿你是问。新进的那批茧子成色不错，是乌镇那儿过来的上等货，叫大家小心侍候。”

女仆王妈进来了，她的举止谨慎安静，是一个干净利索、面容清秀的40来岁的女人。

王妈：“三老爷，三奶奶让我告诉你，她有点头晕，坐不了车，就在家里面迎候老太爷了。”

吴荪甫：“嗯。”

王妈瞥一眼吴荪甫：“你看，这碗莲子，你还没有动，上码头接人，钟点都勿大准的呢。”

吴荪甫不加理睬。

王妈又瞥一眼茶几上的小碗，然后端在吴荪甫身边。

吴荪甫无心地吃了几口。

王妈又瞥了一眼，看得出来，这个白皙偏胖的女人有着真实的侍候主人的心情。

7. 运河

小火轮急速而去。

船头犁开的波浪。

浪潮冲向岸边,吓退了一些疯狂的饥民。

天边沉下来的云层也如奔腾的波浪。

8. 吴公馆陈设豪华的大客厅

一双小手在钢琴上熟练地弹着,这是吴荪甫的远亲侄子毛毛,六七岁。他在弹奏着。

倚在钢琴旁的姑娘让人有惊艳之感,她细长的手指轻轻托着微微翘起的下颌,也有点上翘的睫毛像在向人提示着她那种特别清雅的美丽。她是吴少奶奶林佩瑶的妹妹林佩珊。

林佩珊懒懒地看着毛毛弹奏。正是这种懒懒的样子,使她越发有一种少女的无尽的韵味。

果不其然,吴荪甫的表弟,刚从大学毕业的风度翩翩的范博文正痴情地看着林佩珊。

林佩珊换了一个姿势,起伏的曲线也有音乐般的诱惑。

范博文痴痴的眼神。

林佩珊微微地动一下嘴唇,又有一种魅力浸润其间。

范博文晃一下身子,想上前搭讪,但又停下了。

沙发上坐着的张素素是吴荪甫的表妹,大学教授李玉亭站在她身旁,正专注地欣赏毛毛弹琴。他面目清秀,好像是深度近视。

张素素忽然发现范博文的表情,不高兴地一撇嘴,随后碰碰身旁的李玉亭,李玉亭扶扶眼镜,对于范博文欣赏林佩珊的痴迷劲儿他倒是没有发现,却看到书房的门被打开了。

吴荪甫走进大客厅,众人立刻站了起来。

他目不旁视,带一阵风,也带着所有的目光。他边走边说:“二姐,竹斋,我们走。”

吴芙芳和杜竹斋从沙发上站起来跟着走去。

范博文的目光几乎是跟踪着吴荪甫的身影一直到了门外,这才过神来对大家说:“我一见三表哥,这心里就有一种……一种说不出的……”

李玉亭：“自叹不如吧。”

张素素却反讥李玉亭：“我看你见了表哥腿就抖。”

众人大笑。

9. 吴公馆大门外

乌黑铁门打开了。

两辆黑色雪铁龙驶出。

10. 大客厅

大客厅里的留声机放着音乐。显然,这里的气氛轻松了很多。

用人们在忙着摆放盒装的鲜花和彩纸花篮。

范博文和林佩珊,李玉亭和张素素兴高采烈地跳起舞来。

范博文轻轻地一手托着林佩珊的手,一手搭着林佩珊的腰,姿态优雅,很绅士的感觉中又有一点幼稚。

张素素正在低声地和李玉亭说:“要不是三表哥发了几次加急电报,老太爷还不肯来呢。”

李玉亭:“听说乡下闹共产闹得很凶,还是早些来好。”

11. “云飞”轮甲板上

吴老太爷坐的小火轮叫“云飞”轮。

“云飞”轮的甲板上,吴荪甫的四妹吴惠芳还在用丝巾抹着靠在藤躺椅上的吴老太爷的口水。

吴老太爷面色苍白。

他们的身旁又多了一位青年,他是吴荪甫的七弟阿萱。这位19岁的小伙子大概由于长年在乡下陪伴吴老太爷,浓眉黑眼,白白胖胖,但精神却有点木讷。他只是一个劲地看着码头上。

吴惠芳:“七弟,三哥的信拿了没?”

吴老太爷睁开了眼皮,瞥一下阿萱,又闭上了。

阿萱摇头晃脑的,目光不知是空白还是迷茫。

甲板上有一位穿着长衫的中年人忙前忙后的,他是吴家的账房费小胡子,大名费晓生。

突然,过来一条迎新船,砰砰地放起了鞭炮。

吴老太爷的嘴唇抖动起来。

12. 吴老太爷的幻觉

夜色中的双桥小镇。

无数双脚踏过石桥小路。

无数张饥渴但又亢奋的农民的面庞。

衣衫褴褛的农民们奔过镇上大街,两旁都是一些紧闭着的木排门,农民们的呐喊声如江潮滚滚。

农民们挥舞着的双拳。

农民们挤在米行前,刹那间便挤倒了木排门。

农民们在抢米。

米行老板的痛心疾首,但是无济于事,粮食到了老百姓的面前,眼睛里自然上火了。

熊熊燃烧的烈火。

13. “云飞”轮上

在惊恐的幻觉中,吴老太爷好像淹没在漫天的火光里,惶然而又紧张地抖动着嘴唇。

突然响起的小汽车的喇叭声和轮船的汽笛尖叫声,使吴老太爷吓呆了,怀中的《太上感应篇》掉在脚旁,他两眼发直,口水直流。

阿萱将书捡起交给吴老太爷:“阿爹,我看见码头了,还看见三哥的汽车来了。”

吴老太爷的眼光好像又明亮起来,残余的生命力都在簌簌抖动着的嘴唇上。

吴老太爷撑起身子。

14. 码头

一辆黑色雪铁龙在码头停下。

老关跳下车,摸摸腰间的勃郎宁,又向四下里扫一眼,随后打开车门,威风凛凛地站在旁边。

吴荪甫从车厢里探出头来,抬起浓眉大眼,环视四周。

码头门楣上写着“戴生昌轮船码头”七个大字。

吴荪甫跳下车就走,老关赶紧殿后。

又一辆黑色雪铁龙戛然而止。

杜竹斋的保镖跳下,打开车门,笔挺站立。

杜竹斋和吴芙芳从车上下来。

15. 吴公馆门口拐角

一个风韵上可圈可点又内敛得恰到好处的女人站在街口。

奔跑过来的花童将一束白玫瑰和一张小纸片递给了这个女人。

女人瞄一眼纸片,纸片上有“雷鸣”二字。

女人神色恍惚。

16. 拐角斜对面的大街

上海特有的风景,仅一街之隔,这里便市气氤氲,浮尘飘忽。

远远地,那个路口的高贵女人转身走去。

英俊挺拔的青年军官雷鸣显然从那个神色恍惚的女人身上收回了视线,跳上一旁的敞篷吉普车。

下午的斜阳里,雷鸣绝尘而去。

17. 吴公馆客厅

捧着白玫瑰的女人缓步走进客厅。

客厅里年轻人的神色有尊敬,有羡慕,有好奇,有欣赏。

这个女人没有顾及众人的目光,径自步上楼梯。

18. 吴公馆楼上走廊

这个女人走向自己的卧室,步子有点踉跄。

王妈从她身旁走过,轻轻地唤一声:“三奶奶。”

王妈没有停步,一声轻唤间不忘偷偷地瞟她一眼,神色暧昧。

女人手上的白玫瑰飘下来一片花瓣。

19. 吴公馆林佩瑶卧室

这个女人走进自己的卧室。

她就是吴荪甫的太太林佩瑶,吴公馆上下叫她少奶奶的多,很少人像王妈这样叫她三奶奶。移步之间能看到她身材颀长窈窕,比起她妹妹林佩珊来,自然多了一些成熟的韵味。不过,此刻她双眉紧蹙,面色低沉,将手中的白玫瑰插入一个大紫红花瓶里。

林佩瑶用手指夹着的那张纸片,是一张名片,她看一眼名片上写着的“雷鸣”二字,无力地落座在梳妆凳上。

从镜子里我们见到林佩瑶颇有大家闺秀风范的忧郁的面庞。

林佩瑶翻过那张名片,背面有几行小字。

雷鸣的声音:“吴夫人,我后天到府上辞行。”

林佩瑶吸一口气,慢慢将名片撕掉,碎片落了一地。

王妈探进头问:“三奶奶,楼下布置好了,您要不要去看一下,啊?地上是……我马上来打扫。”

林佩瑶淡然地:“不用了。”

王妈稍停片刻,然后转过身去。突然,她又转回身来,一步跨进门口,顾自蹲了下来,拾起地上的碎片。

林佩瑶想阻止,已来不及了。

王妈拾起纸片后将它放在梳妆台上,谦恭地:“怎么能让您动手呢。”

她几乎没有看一眼林佩瑶,就转身走了。

林佩瑶看着碎了的名片,又转身看看王妈。

王妈已消失在门外。

20. 上海外滩

一个女子大笑着,颤动着鲜红的嘴唇,眯缝着柔媚的眼睛。

青年军官雷鸣正和这个风姿迷人、袒肩露臂的女子在敞篷吉普车上飞驰而来。

这个女子就是上海滩著名的交际花、百老汇的红舞女徐曼丽。

徐曼丽的颤笑声里,开着车的雷鸣侧过脸来:“不要吵了,我苦闷着呢。”

徐曼丽还笑:“啥事儿啊?”

雷鸣吼道:“我心上的人儿成了人家的太太了,你懂不懂啊!”